

山东能源  
APP山东能源  
公众号山东能源集团  
SHANDONG ENERGY GROUP

# 寒窑不寒 心自有光

## 守望平安



□李娜

一窑寒舍，数行短赋，道尽士子艰难之途；一代名相，贫贱出身，写就千古励志之章。吕蒙正之《寒窑赋》，非哀吟之作，乃砥志之文；非身世之叹，实为意气之宣。

吕氏幼贫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寄人篱下，备尝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然其志不移，心不馁。卧雪埋光，破衲映书，居瓦屋之下而不坠青云之志；于辱骂之间而涵百忍之心。其所处者陋，其所负者重，其所成者伟。因其寒而不卑，困而不屈，终得春风化雨、扶摇直上，位列三公，成一代贤相。

赋中所言：“举目无亲，托足无地……居则陋室寒窗，出则破车敝服。”并非雕饰文辞之作，而是苦雨凄风中滴落的血泪真声。通篇虽写潦倒境况，却无一语悲鸣怨怒；字字句句，皆砥节励志之光。

□张福杨

他总说自己是“土命”。这话听起来颇有些宿命的味道，却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一双皴裂的手掌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，好像有着用不完的力量。那手上的纹路，如山川般沟壑纵横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泥土的气息。

父亲二十四岁那年结婚了。分家时，他分到的不是田地，而是十几张泛黄的借条和一盏煤油灯。那盏灯现在还在老屋的柜子里，玻璃罩上积了厚厚的灰，灯芯也早已干枯。母亲常说，新婚之夜，她就是借着这盏灯的微光，看着那些借条发愁。后来，父亲借遍了全村，凑了整整一千块钱，他用这些钱建了一个土棚用来种菜。那棚子矮小简陋，下雨时漏雨，刮风时漏风，但父亲很满足。他挥舞着自己打造的锄头，土地里的蔬菜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我就在这片土地上一年年长大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常常蹲在菜畦边，看父亲弯腰劳作的身影。他的背影像一棵老树，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“等娃结了婚，我就没有心事了，门前种点花，也享享清福……”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我结婚那天，父亲穿上了他唯一的一套西装，那是结婚前几天刚买的。他站在酒店门口迎宾，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。婚礼结束后，我送他和母亲回村，他坐在副驾驶上，一直看着窗外的夕阳，突然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你有人照顾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所谓的“心事”，从来都是关于我的。

光，深藏不屈之魂。吕蒙正以冷峭笔锋雕刻寒门士子的坚毅与倔强，于纸上铸魂，于逆境燃灯。

“寒窑”二字，所寒者不止屋宇，更寒其命运冷落，人生沉浮。自古至今，几多寒门学子、草根志士，于孤影灯下苦读，于清贫之中咬牙图进。他们行走在风雪之夜，忍耐于蓬窗之下，脚踏泥泞，心藏星火。寒窑之象，非一室之忧，而是一代代代人抗衡命运的身影、一脉血脉性不熄的信仰。

今日重读《寒窑赋》，非为叹其贫困，而应敬其志气。时移世易，寒门不复等同草屋破窗；今日之“寒窑”，或是初入尘世的彷徨，或是梦折中途的黯然，抑或是奋发多年却寂然无声的沉潜。然境遇虽异，其精神一也：在逆水行舟中坚忍不拔，于命运不公时挺胸而立，临风而立者，未必无寒，但有志则不冷。

人世间从不许诺平坦，行路者唯靠一

念执着。吕蒙正在最无光的深渊中，未曾向命运俯首；在最卑微的时刻，未将意志折腰。他非被幸运之风吹至巅峰，而是于寒窑沉潜之年，磨一剑光寒，熬一春不眠，终以自身之力，破壁而出。

当今浮世喧嚣，成名急促，众人往往误以为成功唯系资源、机遇、背景。然《寒窑赋》之教，在于告诫后人：真正值得敬仰的成功，并不始于锦衣玉食，而生于风雨兼程。能于困苦中守节，于寂寞中育德，于风雨中笃行者，方为志士之范。人之精神若失，即使华屋高堂，亦如幽窑；人之信念若坚，即便陋巷寒窗，亦自成天地。

每一人，或皆有“寒窑时刻”。那是无人问津的独行之路，是反复挫折后的踽踽独行，是长久沉默中锻铸的心骨时光。世之至寒，未必是风霜交加，而是无人鼓掌仍心向光明。正是这些岁月，砥砺了我们意志的边角，熔铸了我们灵魂的硬度。

若能不忘“志在千里”之初心，不丢“逆境求生”之本色，纵遇长夜，也终将等来朝阳。

寒窑虽冷，然心若炽热，可融万里霜雪；世路虽险，然志如青松，终能破云见日。吕蒙正以一赋传世，不为炫奇铺陈，而是点燃一盏灯火，照亮后世千万跋涉者的旅途。而今吾辈，更当继其志、守其节，以磨难为砥石，以沉潜为养锋，凭一腔志骨，撬动命运沉石。

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是古人对际遇之洞见；“寒窑不寒，心自有光”，则是后人对奋斗之箴言。愿吾辈于各自人生寒窑之中，锤炼意志，不坠信仰，以德立身，以学养志。不为一时之寒而改节，不因一世之艰而弃梦。寒窑之中，藏者非冷意，而是一颗正在燃烧的热心，一道终将穿云而起的光芒。

寒窑不寒，心自有光。愿吾辈不负流年，不负此生，不负心中一寸青云志！

□赵佩

黎明未至，井口天轮仍浸在夜色里，-808米的巷道早已苏醒。哥哥扶正安全帽，扣上矿灯，光束照亮前路。地上的反光条与窗台平安符隔空相望，那些摩挲旧的护膝、衣领的反光条，早把“平安”织成地心与人间的纽带，系着家人无尽牵挂。

**800米井下的安全密码**  
在鲁西矿业郭屯煤矿-808米深处的巷道里，液压支架正在编织一张精密的安全网。我的哥哥，那位总爱把安全帽戴得端端正正的采煤工，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掌轻抚着智能传感器。这些闪烁着蓝光的“电子眼”，就像家人缝在他衣襟上的反光条，在幽暗的巷道里默默守护着矿工兄弟的归途。

记得去年秋季，3307工作面突然传来顶板异响，正是智能监测系统提前15分钟发出预警，让班组及时撤离。那天升井时，哥哥从工具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是女儿歪歪扭扭的铅笔字：“爸爸要像机器人一样安全回家。”如今，这条稚嫩的叮嘱和“双重预防机制”清单并非排放在他工装口袋，共同筑就安全防护网。

**矿灯里的家书**

每天入井前，嫂子总会往保温桶里装两样东西，一份班中餐和儿子手绘的“安全检查图”。那幅画里，液压支架变成了会发光的城堡，瓦斯探头化作守护精灵，连哥哥的矿灯都长出了彩虹。这些童真的画作被装订成册，成了班组安全学习的特殊教材。

矿上“安全生产月”开展“安全家书”活动。当我看到哥哥工作服内侧缝着全家福时，才懂得什么叫“把平安穿在身上”。那些磨得起毛的衣裳，浸透了嫂子夜夜缝制的祈愿。

**钢铁森林里的生命之歌**

在智能化综采工作面，钢梁铁柱已披上“智慧铠甲”。哥哥总爱说，现在的设备比从前“懂事”多了——冲击地压预警系统能预判千米之外的地层变化，巡检机器人代替人工检查危险区域。但再先进的设备，也抵不过一个“人”字。

去年冬天，师傅老张在转载机旁发现有颗螺栓出现细微松动。这个不足指甲盖大的隐患，被记录在“隐患随手拍”系统里，避免了一次机械故障。现在，这张照片挂在区队荣誉墙最显眼处，旁边贴着小宝画的“螺丝钉全家福”。孩子们用彩笔给每个零件画上笑脸，说它们都是守护爸爸回家的卫士。

**平安巷道的星光**

傍晚时分的井口，总能看到这样的风景，哥哥的安全帽上，荧光拼成的“平安”字样在暮色中格外醒目。他说这光芒很像老家屋檐下的灯笼，都是指引归途的星星。

最近矿上调来了新设备，嫂子特意学了视频剪辑，把操作规程编成动画短片。她说：“我织不出防护网，就织个会说话的安全锦囊吧。”这些带着烟火气的安全课，在区队学习会上总能引发共鸣。正如调度室“智慧大屏”上跳动的数据，每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盏等你回家的灯火。

**归途即是来路**

当箕斗载着“乌金”升井，巷道里的风送来地面的槐花香。哥哥总爱在这时打开手机，看女儿用稚嫩的声音录制的“安全口诀”视频。那带着奶音的叮嘱，和岗位风险辨识“三字经”奇妙地重合。此刻他终于懂得，所谓安全生产，不过是让每个清晨的告别，都能迎来黄昏的重逢。

在这个特殊的“安全生产月”，我看见幽深的巷道里，生长着最坚韧的生命图腾：智能传感器与安全家书频频共振，双重预防机制与亲情守护相得益彰。当矿灯的光束穿透煤尘，照亮的不仅是黑色的金子，更是万千家庭对平安的永恒守望。愿这地心深处的每一道光，都能照亮归途，温暖人间。

## 父亲的“心事”

“爸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你应该没心事了把？把大棚卖掉跟我一起去淄博住吧。”今年端午节回家，看到父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我攥着他开裂的掌心，那些老茧硬得像石头，硌得我眼眶发烫。

“不去了，在地里干了三十多年，去你们楼上啊，有点‘水土不服’，你有时间多回家看看就行了。”父亲笑着摇头，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。他还是拒绝了我，弯下腰继续挥舞着镰刀，收割棚前那巴掌大的土地里长出的小麦，镰刀划过麦秆的沙声里，他佝偻的背影渐渐融进暮色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着这一幕，突然想起小时候他教我认星星的场景，那时的夜空比现在明亮得多，他的声音也比现在洪亮得多。

父亲从不说爱。他的爱藏在生活的一举一动里，像泥土一样朴实无华，却滋养了我整个生命。记得那次离家，他都会默默地把我后车厢塞满自家种的蔬菜、母亲腌的咸菜、邻居家摘的水果……直到再也装不下为止。上个月我回家，临走时发现他又在往车里塞东西，这次是一袋新挖的蒜头。我说把车里弄得都是土，不带走这些。他愣了一下，手上的动作停住了，站在一旁憨厚地笑着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，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

原来父亲一直用他的方式在表达着

爱。大棚角落里那一株硕果累累的西红柿，是他特意给我留的，每天都要去看看长势如何。等我回家时，他像个献宝的孩子一样带我去看，小心翼翼地摘下来，在衣服上擦了擦递给我。“尝尝，比你们城里买的好吃。”确实，那是我吃过最甜的西红柿，温暖又甘甜，带着阳光的味道。

父亲今年五十六岁了，依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去他的小土棚里忙碌。他说自己是“土命”，离不开土地。我想，或许他说得对。他的生命早已和那片土地融为一体，就像一棵老树，根扎得太深，不动了，就像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常回去看看，陪他说说话，吃顿饭，让他知道，他的“心事”现在过得很好。

父亲的腿脚越来越不好了。去年冬天，他的膝盖疼得厉害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我带他去城里看病，医生说是多年的劳损，建议他少干重活。可回到家，他又拿起锄头下了地，还总是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活动活动反而舒服。”我知道，他是闲不住的，土地就像他的命，离开了土地，他就不是他了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我总想起父亲弯腰劳作的背影。那身影在广袤的田野中显得那么渺小，却又那么坚韧。他用一生的时间，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最朴实的爱。这种爱，从不需要言语，就像泥土一样，沉默却厚重。



《荷香翠影》/绘画 □田陈煤矿 张玉升

## 未完成的夏天

□赵紫旭

高考结束的铃声骤然响起，如潮水般的喧嚣声猛地退去了，世界骤然陷入一片无声的沉寂。我站在空荡的教室中央，茫然四顾，仿佛刚刚经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战役，突然发现战场已空无一人。那些曾朝夕相处的熟悉身影，那些日日响在耳边的笑语喧哗，瞬间都消散了。昨日还如潮水般奔流不息，今日却只剩一地狼藉与无声的落寞，恍如一场梦的仓促终结。

我背着书包，脚步不自觉地挪向了空旷的美术教室。推开门，陈旧颜料与松节油混合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，熟悉得令人心头一紧。曾经挤满人的画架早已被搬空，凌乱的工具散落四处，仿佛被匆匆遗弃的战场遗迹。唯有靠窗的那张老画板孤零零地立着，画板上那幅未完成的山水彩作，是我曾满怀热情描绘的校园一隅——绿荫覆盖的操场一角。画面中，颜料未干便已搁置，色彩彼此渗透、交融，在纸上蔓延出无规则的晕染痕迹，宛如混沌难辨的谜题，恰似那些被我们仓促遗忘的时光和疑问。

目光不由自主地被画中那片绿色吸引。那抹绿，是操场上人工草皮的颜色，是球门柱下顽强钻出小草的颜色，更是我们身上那件褪了色、印着号码的旧球衣的颜色。我的心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，瞬间飞向了窗外那片真正的绿茵场。

那才是我的战场，我的乌托邦。多少次，我渴望在夕阳晚霞或晨光熹微中，在那片绿色上不知疲倦地奔跑。让风灌满衣襟，让汗水浸透脊背，让每一次冲刺都带着挣脱地心引力的轻盈。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向往，双脚触碰草皮时传来的踏实与弹性，仿佛接通了生命的电源，所有的疲惫与忧虑都被暂时放逐。我想象着球鞋钉刮过草皮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那是奔跑的乐章；想象着心脏在胸腔里激烈擂鼓，呼应着队友的呼喊。

是那些在课后、在周末、在每一个可以挤出时间的缝隙里，我们组成的“草台班子”，在简陋的场地上追逐着一只磨擦

的皮球。没有专业的裁判，没有完美的战术，只有最原始的冲撞、最纯粹的笑骂和最真挚的扶持。摔倒时伸来的手，失误后拍在肩上的安慰，进球后叠罗汉般压在一起的重量和欢呼……那些时刻，汗水咸涩，泥土芬芳，阳光炽烈，一切都简单、滚烫，无比真实。我们仿佛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在奔跑与传递中，分享着青春最原始的悸动和力量。

我想在终场哨响前打进一粒绝杀，体验那种血液冲顶、灵魂出窍的狂喜；我想在瓢泼大雨中坚持鏖战，让雨水和汗水模糊视线，只凭本能去拼抢；我想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场友谊赛里，和兄弟们再酣畅淋漓地踢一场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所有的呐喊和不舍都揉进每一次触球里……那些“想”，如同无数个在心底排练过无数次的、却终究未能上演的剧本，此刻都化作了画板上那片晕染开的绿色，模糊了边界，徒留一片湿漉漉的念想。

我俯身拾起一支躺在角落的旧画笔，笔头干结的颜料硬如砂砾。目光无意识地扫过，却突然瞥见桌角缝隙里露出纸片的一角，那竟是一张被遗忘的集体速写！纸面上，几十个匆忙勾勒出的脑袋挤挤挨挨，笔触飞动潦草，面目模糊一片。然而，在画面一角，除了那个紧抿着嘴唇、神情倔强的女孩头像被反复描摹得清晰异常之外，我还注意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轮廓，他们被潦草地定格在纸页边缘，如同我们那些未竟的球场约定，被永远留在了草稿阶段。

我凝望着那女孩倔强的面容，指尖轻轻拂过画纸上的颜料，心口蓦地一酸，原来无数次鼓足勇气的靠近，最终也只化作纸上这无数道徒劳的笔触，终究未曾抵达她耳畔一句话。那句深藏心底的话，也如这画纸上晕染的颜料般，最终溶解、沉没在静默里，无从打捞。关于绿茵场上那些并肩奔跑、热血沸腾的约定，那些想在最后一次告别赛中酣畅淋漓的愿望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它们被高考的洪流无声卷走，散落在时光的缝隙里，成了同样无法宣之

于口、更无法践行的遗憾。

我缓缓抬头，窗外，盛夏的浓绿正汹涌翻腾。一只误入教室的夏蝉不知疲倦地嘶鸣着，单调的声响撞击着空荡的四壁。这蝉声忽然让我忆起考场上那最后时刻：监考老师撕开试卷封条的声音，竟如游戏中开启最终决战的号角，令人陡然心惊；笔尖划过答题纸的沙声，又如同游戏手柄急速的按键脆响，密集而紧张。我紧握的拳头里，汗水浸湿了手心，那潮湿的凉意，竟与此刻画纸上未干的水彩晕痕莫名相似——都是挣扎过后留下的痕迹，带着未竟的余温与不甘的潮气。而我，残留的，仿佛还有最后一场训练赛后，与队友们重重击掌时留下的、火辣辣的酸痛。

目光再次垂落回那张速写纸上，纸页边缘已悄然洒开点点黄斑，如同悄然蔓延的锈迹。那几十张模糊的面孔，如今又散落在何方？那些曾在绿茵场上与我一同奔跑、一同喘息、一同大笑的身影，此刻又奔向何方？我们甚至未曾郑重地道一声告别，未曾在那片承载了无数奔跑与梦想的草地上，好好踢完最后一场球。青春中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，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，那些未能实现的绿茵约定，此刻都凝成了纸上潮湿的色块，无声渗透，缓缓蔓延，洒透了记忆的纸背。

我将那张染着斑驳印迹的速写，仔细夹进画板深处。推开教室门，走廊尽头，一抹斜阳正努力穿透高窗，在地面投下长长光带，仿佛一条通向未知的路径，光尘在其中无声浮游。我步入那光里，脚步在空旷长廊激起轻微回响，原来这就是散场之后的声音，如此寂静，又如此巨大。这声音，像极了比赛结束后，观众散尽，偌大的球场只剩下风吹过空荡看台的呜咽。

多少青春里待解的谜题，终究未能等到揭晓的答案。我们曾以铅笔在纸上勾勒彼此，线条潦草却真诚无比；以为这轮廓终将被时光耐心填满色彩。而此刻，那些悄然洒开的、潮湿的记忆色块却告诉我，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永远停留在了那未完成的铅笔草稿阶段。就像那片绿茵场上，我

们曾无数次发起冲锋，却终究未能踢完那场名为“告别”的比赛。

青春原是一幅注定无法晾干的画。那些未说出口的话，未找到答案的谜题，那些未能尽情奔跑的绿茵时光，那些未能并肩完成的最后一战，恰似纸上浸透的颜料，它们不凋零，不褪色，只是慢慢地晕染、沉降，最终化作灵魂底层一片永不干涸的湿润印记，纵使前程漫漫，我们也带着这抹潮湿的青春底色，连同那草皮的气息、奔跑的渴望与并肩的回响，行过此后每一个干燥的四季。那片未完成的绿茵场，将永远在心底延伸，提醒着那些未尽的奔跑与未完的夏天。



《烟峦幽居》/绘画 □李楼煤业 魏冷冷

## 我记得你喜欢

□胡爽

午后的阳光安静地洒在餐桌上，一袋烤馍片静静躺着。几片馍片边缘微微翘起，带着孜然的香、原味的淡、辣味的刺激，在夏天燥热的空气里慢慢散开。那熟悉的味道，就像一条线，轻轻牵动着我心底深处最柔软的角色。

我想起了姥姥。她是那种把爱说出口、也做出来的人。她会在我进门的第一句话里问：“饿不饿？”会一边往灶台走一边说：“今儿给你煮个荷包蛋，再熬一锅苞谷珍稀饭，热乎。”小时候我常趴在她膝头听她念故事，她一边读，一边轻轻搔我后背，一边说：“你听着，我给你整个好玩的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却总带着笑意和一点点骄傲。

她熬的苞谷珍稀饭是我爱的味道。她从盆里舀水，把泡好的苞谷珍倒入锅中，小火慢熬。她不时揭锅盖，用勺子轻轻搅动，等揭盖的时候，香味已经飘满屋子。一碗下去，是最实在的满足。她做的醋溜白菜也特别地道。切得薄厚适中，热锅热油一泼，酸香扑鼻，再加两瓣蒜和一撮干辣椒，火候到了，味道刚刚好。再配一笼她蒸的花卷，白胖松软，撕开还冒着热气，咬一口香软筋道，是她每天都在重复却从不敷衍的爱。

但让我记了这么多年，却是一袋馍片。那是我上初中的一个星期天，回姥姥家住几天。刚进门，她就从茶几下的小柜子里翻出一个红色塑料袋，掏出一包烤馍片，说：“你上次说这个好吃，我又给你买了一袋，专门藏着，等你回来吃。”

我一时愣住了。上次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“这馍片真香”，却被她记在了心里。后来才知道，村里并没有卖那种馍片。她特意搭车去了隔壁镇上，拿着吃剩的包装袋挨家找，怕买错，还确认了两次。

她一边给我递馍片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这回买对了吧？以后你还想吃，我再给你去买。”

她一直就这样，把爱挂在嘴边，也放在手里。三年了，她已经不在。厨房安静了，院子空了，但她的语气，她递东西时的样子，她一听见我回来就忙着准备吃食的节奏，仍常常浮现在眼前。

那天我拆开一袋超市买的零食，味道刚一入口，心头就起了涟漪。没有刻意去想，却有无数细节跟着跳出来。不是因为那袋馍片多特别，而是因为有人曾认真记得我说过喜欢，并在那之后，实实在在地去做了些什么。

她的爱坦荡、柔软，不留遗憾。她会说“我惦记你”，会说“你回来就好”，会为了你的一句话多走几里路，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只因为你了。

这世上，有很多爱藏在心里不说出口，但也有一种爱，像她那样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：“我记得你喜欢。”